東南紀事

東南紀事卷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魯王以海

魯王以海太祖十世孫父壽鏞以崇禎十五年大兵破兗州死焉十七年二月王嗣位尋京師陷南奔順治二年乙酉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及鄭遵謙等兵起議推戴而入浙五王惟王最賢乃選遣元老前兵部尚書張國維迎王於台八月至紹興即監國位以分守署爲行在臣民稱國主詔稱令制稱勅羣臣勸進王固不許曰𢦏夷大難須

命世神聖侯拜孝陵擇宗賢中外翕然有中興誼辟之望焉時浙東畫錢塘江而守號令所行不出八郡乃議列屯以朱大典鎮上游金華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亹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日尋食鳴鼓放舟登岸搏戰復柁還戍率以爲常議分餉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方王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輸無名之征實無餉也戶部主事董守諭請一切正供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

郡寧波給王之仁金華歸朱大典五府歸方國安方王不可計浙東田賦六十餘萬悉給方王義師聽自措餉正供不及焉署宮爵國維大典朱之普俱東閣大學士國維賜尚方劍督師江上汝霖嘉績肅樂右僉都御史並加督師然實無權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李自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天郁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封國安鎮東侯之仁武寧侯衢州守將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將軍議謚號上皇太子曰悼皇帝福王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閔王未幾起方逢年爲東

閣大學士宋之普罷是月國維復富陽金堡姚志卓起兵
復餘杭餘杭尋陷堡渡江來歸國維命志卓守分水又復
於潛汝霖以五百人渡海鹽轉戰數日夜至喬司士卒略
盡乃還王雖謙仁少威斷初立之日張國維首疏參馬士
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與阮大鋮俱匿方國安營中
陰敗國事不能執而誅之以此賞罰盡失士氣衰沮而文
臣建義者多不知兵鄭遵謙唯畜優伶殊無定志義旅烏
合市販原設營兵衛軍皆隸方王國安及其子元科尤悍
戾日與朱大典搆隙擁百練之卒不肯進取杭州士大夫

沿習承平求官乞廕塗巷之內半腰犀玉至有以白石充之時人語曰帶何挺挺白石鄰鄰其子弟方髫齔繡衣冠佩傳呼道上又爲之語曰痘兒哥痘兒哥橫街騎馬誰敢何故巡撫田仰來自淮揚與遵謙爭餽譁於朝仰將李士璉拔刀斫遵謙奔殿上呼救我太監客鳳儀助仰兵巷鬬遵謙脫歸小亹王遣廷臣解之而已其秋饑浙東大水漂沈民舍越人衣食於舟征調旣煩皆沈舟束手軍人沿門供億搜牢勒輸文武官給票一日數至奸宄乘時報復民始離怨七月七日海寧陷守將俞元良死之八月參將姜

國臣復入守海鹽故總兵汪碩德集兵雙林來告使移札
塘棲會唐王即位福州詔至衆議開讀熊汝霖持不可王
意不懌下令返台州人情惶惑張國維星馳入郡上疏福
州言逢國大變凡高皇帝子孫民吏當共同心力事成入
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今遂南拜正朔事勢遠
不相及脣亡齒寒悔弗可追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之客
哉疏出議始定閩使廢然返然是時江楚西蜀兩粵滇黔
皆受唐王詔朔獨浙東以監國在先義旗分豎不宜降屈
天下多不直魯王後金堡入閩復來上啓力爭以爲更始

稱尊劉繽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繽豈甘以賢讓不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今上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巳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尼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鬩墻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喙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祗謁寢廟今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

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彌焉卽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旨法司究問陳函輝密啓請殺堡堡亡奔衢州十月壬辰方國安及

大清兵戰於江張國維引步軍繼進追北至草橋門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乃收兵

大清兵營木城沿江以拒南師徽州陷上江告急是月遣使招杭州義旅陳萬良姚志卓復餘杭十一月王出郡城臨江勞軍晉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寧國公賞倡義者特封鄭遵謙義興伯劉穆威北伯熊汝霖孫嘉績晉兵部右侍郎

諸營皆受國安節制十二月還郡城頒明年魯元年大統歷鑄大明通寶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春正月朔魯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尚書何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損手書報王言朕無子王爲太姪和衷協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東浙職官均列朝籍轉餉十萬犒師王意終不慊發勅封鄭芝龍兄弟爲公於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裘兆錦林必達斬陳謙浙閩竟成水火二月叛將張國柱掠定海總兵王鳴謙人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寍掠慈谿紹興戒嚴進國柱勝北將

軍始返定海總兵陳梧敗於嘉興航海掠餘姚知餘姚主事王正中擊斬之三月朔鄭遵謙王之仁退大清兵於江中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南軍稍振會福州詔使陸清源至江分餉不平兵譁馬士英唆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是月威宗大祥王率羣臣朝堂哭臨軍民縞素王正中率兵渡海鹽復澉浦城五月方國安叛劫王南奔

大清兵遂渡江兵部尚書余煌盡國公王之仁兵部侍郎陳函輝太僕少卿陳潛夫皆死之時南軍久屯江上無功氣勢

日蹙而

大清貝勒統大軍至各營西望心碎是月廿七日江涸北人試馬用大礮擊南營碎方國安軍竈國安遽遑擾曰天奪吾食夜拔營趨郡劫王南走侍御狠狽是日學使者方坐試院較諸生倉卒擲筆研竄軍人騰藉流踏於道詰旦江上諸軍聞報俱潰孫嘉績熊汝霖鄭遵謙錢肅樂劉穆各引所部兵入海越三日

大清兵始渡江余煌開郡城九門縱軍民出自正衣冠赴水死前後死節甚衆六月三日

大清兵入紹興張國維慟哭曰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
而已乃收散卒追扈及王黃石岩國安斷所過橋用馬士
英計將執王以降會守者病王得脫自江門入海命保定
伯毛有倫扈世子張妃由定海出爲張國柱所刼去國維
歸死義烏國安士英及阮大鋮方逢年皆詣

大清軍降已皆斬於延平

大清攻克金華衢州朱大典張鵬翼死之是時黃斌卿在舟山
兵食殷足石浦守將張名振奉王往投之不納王舟泊外
洋福州既破永勝伯鄭彩亡入海以舟師迎王十月丁酉

發舟山如厦門鄭芝龍使彩執王獻貝勒彩以南夷貌類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謂其人曰事急則縊死以示之會芝龍去乃已朱成功兵起仍奉隆武年號大會厦門王於是改次長垣以明年爲監國魯二年海上遂有二朔其冬桂王即位肇慶尋奔廣西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魯王在山盤以熊汝霖爲相晉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崔芝平北伯阮進蕩北伯崔芝復海口鎮東二月朔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

大淸兵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四月海口陷守將林簫舞趙牧死周崔芝退保火燒嶴六月攻漳州七月王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鄖西王起兵復建寧八月王克連江十月長樂永福閩淸皆下羅原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余颺左都御史劉沂春左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使林嵋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郎中初唐王隆武時大學士劉中藻

以忤鄭氏去吏部主事林垐解官募兵得千人阻於鄭氏鬱鬱失志散兵入山制棺一具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兵部侍郎林汝翥亦隱居聞王至皆起兵中藻攻福寧州守將涂登華以城降垐汝翥合軍攻福清垐陣沒汝翥不屈死是歲卽桂王永曆始年也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魯王舟次琅琦有傳言唐王未死或云在五指山爲僧議遣使訪迎又議爲思宗發喪同安伯揚耿及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

大清守道彭遇颽使守將出戰而登陴立明幟以城降

大清將金聲桓部將郭天才來歸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於琅琦晉錢肅樂東閣大學士自王入閩先後降克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皆不能守於是給事中林嵋守道湯萊死興化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莆田給事中鄭正織御史林逢經死永福御史王恩及死長樂守將王祁死建寧王移次沙埕餘姚八王翊起兵四明遙奉魯王年號破上虞前翰林學士張煌言聚兵平岡以應之御史馮京第如日本乞師冬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十一月王舟退壺江錢肅樂以憂卒

是年
大清將金聲桓李成棟以江西廣東來歸桂王復全肇慶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魯王舟次玉環山張名振自石浦來
朝三月王翊狥奉化退
大清兵於河泊
大清兵圍劉中藻於福安中藻食盡不得出戰爲文自祭吞金
死城陷部將董世尚等數百人皆死之閩地盡陷浙遺臣
南來者多爲鄭彩所害彩亦帥麾下棄去張名振阮進迎
王還浙次於南田秋七月壬戌至健跳從者大學士宸荃

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職方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旦朝於水殿鍾巒如立治朝所至試秀士入學率以見王襴衫巾絛拜起秩秩觀者感嘆鹿頸屯師王朝先來覲封平西伯壬午

大清兵圍健跳阮進拒卻之九月命名振進朝先會師討斬黃斌卿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為行在建太廟府東進張肯堂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遣阮美如日本乞師是年李成棟金聲桓何騰蛟皆敗

大清盡取湖南江西朱成功使陳士京朝肇慶闘海始用桂王

年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朔魯王在舟山謁太廟淚下謂輔臣張肯堂等曰昔高帝起布衣建業先帝憂勤淪陷閔子小子播遷無地不能保浙東數郡以延廟食是以痛心諸臣皆泣頓首待罪二月王翊來朝除兵部左侍郎夏張煌言來朝晉兵部尚書留備侍從八月翊復新昌拔餅山

大清兵分道入四明翊避入海馮京第遇害九月張名振襲殺王朝先并其兵是年鄭彩爲朱成功所敗具表請援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彩餘衆破之彩遁走廈門歸成功冬十

一月

大清兵陷桂林廣州桂王奔南甯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魯王在舟山秋王翊潰於四明

大清將陳錦合軍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兵部尙書張煌言奉王先出犇閩海蕩胡伯阮進迎戰於海門死之禪將金允彥縋城降臠其子傳示四門

大清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戰艦馘十餘人縱歸

大清師將退八月丙寅天大霧

大清師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

揚以精兵數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大軍千餘八九月丙子城破宵督投井死指揮李向榮朱起元等猶率兵民巷戰

大清師相謂曰君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舟山而三耳如兩京易取也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毅然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别大學士張肯堂爲開座文廟廡下命僕舉火肯堂闔室自經執吏部侍郎朱永祐令薙髮曰吾髮可薙盃俟今日斫其肩死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艱廬墓購得衰絰翔武就溪流受刃餘死者通政

鄭遵儉兵科董志甯郎中朱養時主事林瑛江用楫董玄
朱萬年李開國顧珍顧宗堯楊鼎臣中書蘇兆人工部所
正戴仲明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
楫諸生林世英暨婦女厮僕或刎或投水火死節之盛為
中土所未有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風失大學士沈
宸荃進次崇頭朱成功自厦門來謁稱主上自稱罪臣從
者泣曰成功畢王矣王處之泊如成功故不奉王送金門
千戶所月餉進銀米致餼移名振屯崇頭煌言屯鷺門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魯王在金門成功使名振總師北行

逼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將卒皆哭進至崇明沙登金山

大清江南北戒嚴是年桂王至安龍西寧王李定國克桂林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魯王在金門始自去監國號冬名振

復及煌言北行敗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殺傷頗衆其年

鄭彩死於厦門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門名振再入鎮江抵儀眞

還逼吳淞關遣使致敵獻捷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魯王在金門有敕使自安龍來命

王監國冬成功遣阮駿陳六御圍舟山

大淸將巴臣興舉城降定西侯張名振薨是時成功以計力并諸鎭緩於攻取有自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饑寒出無輿導至以名刺投謁賓舊張煌言徐孚遠避形疑不敢入朝王寄食鄭氏如家人而已至名振遇毒王聞垂淚幾廢寢膳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魯王在金門桂王如滇都六月大淸兵圖瀛洲成功令平其城至南門得湯信公和埋碑載成毀年月日八月舟山復陷阮駿陳六御死之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月魯王在南灣孫可望反貴州降

大清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魯王在南澳滇都使者道安南來厦門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孚遠隨使入覲不至自廣東降

大清是年

大清兵三桂入四川別將入貴州

順治十六年已亥春成功遷魯王於澎湖桂王出奔緬

大清盡取雲南地夏六月成功北舉克鎮江圍南京張煌言先驅抵蕪湖徽甯池太諸郡皆下秋

大清將梁化鳳襲破海師煌言亡歸台州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魯王自澎湖抵金門先是成功潰歸問降者曰南京何以不降曰不聞說起明皇帝故不降耳乃迎魯王歸金門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魯王在金門會

大清遷界島上饟絶成功取臺灣宗藩從徙家焉冬桂王被執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錦嗣稱招討大將軍部曲攜畔多出降

大清者張煌言移壁沙埕三啓致金門略言去冬緬甸內變致

宗室職官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王李定國入
滇鄖鞏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追
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
愍臣以爲延平藩王必當速定大計以伸大義而至今寂
寂道路遥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傍徨恐窮鳥孤
軍難與相守卽今浙閩廣各有招撫二人解散海上若不
先事豫圖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
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獨念主上旅羈島嶼與閩海存亡相
倚萬一變生肘腋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顧力微既不

敢輕為迎駕又不敢輙行趨扈計惟在閩勳鎮正在危疑

不若急用收羅以資擁衛然後速正大號傳檄省直刻期

出師雖强弱縣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興滅

繼絶端在主上詔書一道惟主上密與寧靖王及諸大臣

謀之王覽啟悲慟是秋復遣御史陳脩賫敕至煌言營

康熙二年癸卯秋

大清大舉攻金門厦門鄭錦戰不利退守銅山十一月廿三日

王殂於金門東葬臺灣張煌言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穆王

觴駿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鵑而猶在莫慰餘思海外

聞而哀之十二月金門厦門皆破明年甲辰煌言亦被執死杭州又十年癸亥

大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寧靖王術桂死之魯世子及宗室皆北遷分屯田河南

論曰野錄稱何吾騶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問同知李世輔曰君閩人也閩遂興乎曰可也來兵雖勁皆遼士燕齊人及左良玉劉澤清降卒耳何遽不相勝乎曰然則東晉南宋乎曰未也東晉自永嘉後諸國相吞百年未定王導謝安乘其閒暇賓禮賢士修安和寛簡之政卒亦不能駕

賀循紀瞻輩與劉石爭雄長今豈能爲東晉之閒暇南宋有韓岳諸將百戰守禦宗李趙張彌縫補苴故金人屈就和議宋以苟安今跼蹐閩中駕馭不遠欲爲南宋豈易言哉曰然則駐虔乎曰其次也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漢高不據關中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鄱陽豈能驅元以備亮之才退保益州終不能越祁山寸武況入閩澤國無瞿劍之險乎曰魯藩逼近金衢將爲梗乎曰是所爲中興之藉也恨岷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兵勢有分合彼合亦利合彼分亦利分今聞全力取山陝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

而禦之使諸藩人自爲戰疆自爲守卽分爲錢鏐爲竇融
亦僅爲聖主驅除難耳漢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會乃從
張良計捐齊與信捐梁與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業
也今舉朝不惟薪膽仇讐而聚謀蝸角兄弟是倒施也後
禍敗竟如其言魯王才望遠遜唐王而孤軍扼守錢江南
薇閩廣亦訖一載其後桂王聲教不及東南賴窮島揚帆
猶繫江南義士之氣故特進而記之

東南紀事卷二

東南紀事卷三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刊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學窮微極博天啟壬戌成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展書必跪膝行數武道周獨謂膝行非禮平步進監侍璫傅魏忠賢連目攝之不動歸讀書白鹿洞躬執薪爨天下士大夫高推之威宗即位起原官崇禎庚午主浙江鄉試遷右中允會大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事下獄史𡎴等必欲殺之主之者周

廷儒廷臣無敢訟寃者道周上疏曰秦漢而下宰相有犯
坐請室不過數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
今纍𫓧所坐爲罪督撃援耳昔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
錦衣辭曰身未臨疆場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
臣疑其言不忠由今而覩實爲先見漢武帝決意空幕南
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一旦破法而戮劉屈氂世宗決意
棄河套心疑閣隙撓修攘之事一旦破法而誅夏言此二
子者皆生値明時無故身伏斧鑕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
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擐鞍而析騎牆之見者

獨斷然快意於一鼎輔鼎輔既無斂棊引杯之致廷臣又無戲劄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粱擔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極以來輔臣坐罪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動延儒意亦釋龍錫竟得出戍定海衛五年孔有德反登州連陷州縣而溫體仁當國專輔上以法律益為廉謹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數故以易諫言易以天道為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始春

秋元年已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爲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月今歷十分之四癸陛下開承之始嘗未四年士庶離心寇擾四起往者敵去遵永已六七日而敘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爲

不犯秋毫凡小人見事智但短於事前言但長於事後不救陵城謂陵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謂島民必不可用昔有夏胥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臣明非之臣以爲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即無寇賊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即有外憂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之材具服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樹威威愈殫亦反申商歸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餘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

傳旨明切更奏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
庚午以來爲邊疆之案以陷君子爲科場之案以尋私怨
其緒餘爲參罰催科在宋人一看詳條例之司諸臣倚之
當匡襄之務宋儒言邊帥之才當於廉幹有識中求之又
云直言敢諫之士即杖節死義之臣萬曆末年如鄒元標
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戸之禍今又取搢
紳有器識者舉綱投穽知其爲小人又以小人矯之知其
爲君子又以小人參之天下事尚安望有成功哉因論馬
如蛟毛羽健任贊化等被譴而薦惠世揚李邦華梁廷棟

可大用末云昔蘇軾臨行求陛辭不得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雖乞枯骸猶荷明問死且不朽坐削籍出都爲衛士凌辱作重生詩至杭州諸生築大滌書院於餘杭之洞霄宮從講學焉歸廬墓者三年以原官召還左中允時五日內艱兩向書道周上書請愼喜怒以回天再應詔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者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纓纜纒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

起於小人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
神明之冑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膺重
寄七八載罔效尙擁權藉自若者天下巇險無賴之徒羣
聚京師搢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
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輙斥方清獄而下獄者
旋聞且以人心時事如此輔臣雖甚清且强盥保天下無
一蹴芻齒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頗迂而言辭
行清可任講幄累陞左春坊左諭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讀
學士修玉牒充經筵日講官十一年二月上御經筵畢召

道周及僉事顧錫疇庶子黃景昉編修楊廷麟等二十餘人前此保舉考選孰爲得人道周對今人才遠不如古則屢經摧折如樹木然須養之數十年方得其用世宗皇帝時臣下救過不給然或朝行譴遂暮即追還上感動曰復班吏召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曩來督撫未揆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饟不足其實新舊饟約千二百萬可供四十萬師今甯錦三協僅十六萬不須別求增饟至撫賊之法令斬捕自贖使望風解還收其衆分隸諸將以實塞下倘令自擇散地一人

鄖陽山中終爲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能行後張獻忠反穀城卒如道周言楊嗣昌爲本兵主棄義州致遼錦孤危且引漢和親宋納幣稱爲樂天而援孟子善戰服上刑僃會其說嗾遼撫方一藻奏言北朝鐵騎十萬并三十六家之衆十餘萬西并插部及順義又十萬八城之衆不過六七萬人何以禦之請如俺答故事行款撤兵中原討流寇已遣督者周元忠前往諭其就撫皆受成中樞與宣督盧象昇密商幸上獨斷道周聞之頓足曰果爾不爲趙氏續乎乃上言俺答之事與今日不同俺答據有河套土六七

十年故漢匈奴河南地非若遼東衣冠之國在我版章一

也河套桀阻形勢雍曲距三輔四千里必蹂秦晉以寇宣

雲非如遼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誘我降人如趙

全輩不過教以擾邊盜馬今諸叛將獷卒無賴者覘取全

遼若寄動引契丹蒙古爲雅談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

制於胡婦老且倦兵今東人狂犇初無撫意我又未得其

要領四也答與吉囊共爲雄長恐已死囊并其衆欲及生

時借名封以羈諸部收諸邊撫賞之利非若東人盡吞屬

國西取順義東取朝鮮桀驁盤踞五也答受撫雖不出套

其王庭猶在漠北時射獵賀蘭青海之外東人必不肯棄遼瀋舍固鐵還徙建州與魚皮諸夷爲鄰六也答旣受金印七十年稱外藩一旦爲東人所乘席卷其地我邊臣若罔聞知無由復修東封使還順義七也我雖不築東勝亦不犯慶延受降兩城東西自若東人卽畫黎河中分首山之道而神京左臂猶未安復八也答卽據套不能斷我屬夷東人旣割遼左必不肯吐諸驛還我朝鮮九也答馬市在陽和天城卽東犯紫荊尙六七百里東人馬市若在張家不百里至宣鎭不二百里踰隆慶嬀川逼我居庸且

又紆道非其所樂必尋還西舊市屯踞窩錦閒以蠶食不
城寨我左協十也欵必不可成即幸而獲成窩錦遵剿宣
大之師何處可撤不悔罪臣貢不可撤不卻地還巢不可
撤不北盡威遠靖揚南盡綏陽寬莫不可撤不盡東諸部
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還我順義金印名王之封不可
撤不盡捉東江諸島孔耿尙沈四酋以謝登萊靖旅順不
可撤中原叛帥江南流人未還成籍得出入狡猾其間不
可撤馬市數徙出撫順又出廣寧求宣口又求中協故倒
可循而邊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猶在蛇豕無懲德明之外

別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誅京觀屢築而安樂自在之民未還冠帶詩書之舊飄搖風雨其來無方此乘塞闕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於契丹蟬蛻之餘不二十五年而爭盟欣然封禪我太祖大宗光還日月誰敢爲不潔之談穆宗不動一旅而收順義神祖不憚大師以復朝鮮之宇今西喪卜部東陷朝鮮中外諸臣恬不爲意臣非謂寧錦六七萬便可犂建州彼既據瀋陽西而攻略必渡巠河出臨潢之外北歷興盛千七百里始至宣口部中折而回三協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從錦義至

靜𡨋堡彼所必經一二百里距瀋陽五六百里耳靜以觀其釁逸以待其歸彼之有虞於𡨋錦猶𡨋錦之有虞於彼也彼兵雖盛散於各部不能長聚六七萬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衆馳千七百里何必有餘我以天下之力應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邊臣之意以久戍之卒當猝至之敵無衆不摧不如以不戰之飽與彼以有生之安與我是不言欵而欵已久猶恐以一朝之戰敗其終年之欵思以其不欵之欵文其不戰之戰光考在御旬日間發帑二十餘萬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簡終之但請立爲搗虛斷後之令

敵以數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千騎擣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敵以十餘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萬騎擣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又爲之令曰敵以萬騎出千里歸我不能以二萬騎邀其輜重者誅無赦如此彼必不敢遠出必憤而與我持於堅城之下我始得斂兵專以老之撓之設奇以致之多方以誤之以八九萬人全力與遵薊相犄角即錦義之間固已可伏而答其背矣今聽敵入平今日曰出宣府明日曰出大同今日曰駐馬怖山明日曰駐青瀾口經春涉夏逍遙不歸絕不聞遣一卒擾其虎

穴又爲用是遼撫爲者遼撫旣無成謀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錦帥欸事成則逃旹旦夕之間貽釁三年之後不成則謂外有王川之智內無商張之忠委過朝端安受禍敗昔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然遇藩鎮大事皆咨策杜黃裳謀於李絳詢於裴洎納諫於白居易後乃委心於裴度方今上天告災星象示儆宜以實示羣情無以文稽衆論惟陛下發樞臣前後諸疏衆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議雖不行心銜道周會象昇以憂求解任嗣昌意在陳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先是嗣昌奪情道周三具

疏以遂事中止至是閣會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觀古今治跡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義不敢改至於事窮勢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鼙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累乞終制我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遂物論嘉靖中葉以邊圉事殷特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數日墨衣

視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罷閒以去盡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天啓季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靦顏於樞府身膺斧鑕貽噬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illegible][illegible]復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衞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梟獍臣觀二月在經筵見楊嗣昌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樞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顧越至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孝治天下小遇災眚輒減膳撤縣素服避殿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然者徑

下爲天之子三辰不輯天有違行猶之父母溫凊不安人子爲之不櫛不沐廢寢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復所以教孝也今督臣盧象昇父殯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喪而羣臣動推潤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不去也是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陵次燀氣違和尙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飛揚喑咤彼此相煽以玷聖明仁孝之治于天地綱

紀之常是不宜使四方聞見也嗣昌張網溢地之談歎市
樂天之說才智略見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猶狽
狽依肩無益負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責及會
推竟以新甲上道聞又疏言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
其丁艱猶未終制也古儒臣專閫能任弘鉅兼竹帛者率
皆本道德敦行義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
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韋
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其所成就猶未造古吉甫張仲之
流今聖主焦勞邊境十年於茲負氣敢諫諸臣斗棄不錄

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倖非常之功徼不世之業
寧可得乎比寗錦邊遽東人曾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
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中樞且欲以義州馬市權畀款
邊中外譸張幾易鹿馬之形盡假叢神之意盜破非常之
格以授不祥之人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
戰誠使禮樂修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
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襄之用者
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雖孱
懦然自二十歲躬耕胼胝手足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

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屨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集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楯均爲報恩天下果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至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驚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九十月交當南斗口雖有道儒者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所誠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束裝度須百日比其載道已垂半載象昇空以煢煢歸説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懌九月御平臺召對謂道周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關賴以講臣之力啓沃朕

心少知天理人欲兩端夫無所爲而爲之曰天理有所爲而爲之曰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對曰天人義利之辨臣嘗聞之矣臣以綱常名教爲心不以功名爵祿爲心自信無所爲也上曰朝推新甲爾疏夕至何也對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參疏夙具適相會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於際會何也對曰臣同鄉御史臣蘭友給事中臣楷巳有章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綱常封疆大計若終不言後將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

德也小廉曲謹非情也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講所云子思一生以誠明爲本是也云誠出於情仁生於誠非也對曰曲能有誠此誠出於情之說也孝弟爲仁之本此誠生仁之說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萬物不孝不弟本實撥矣禮義廉恥盡矣何事之能成嗣昌進曰道周責臣奪情起復是也其謂臣營推營復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艱又遭繼母之憂臣不生於空桑豈不知有父母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古者列國之君臣尚可去彼適此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臣於君臣尤重

於父子況臣乞終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撫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復晏然倉皇奔命行至保定猶乞終喪引成化間修撰羅倫事意謂今詞臣中必有博通古義親切論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聽乜入京聞道周品行學術士類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稱不如鄭鄤臣乃太息而絕望也古人有言禽獸知母不知父鄤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鄤未知道周之於綱常何如也上曰卿爲卿父屢疏昭然數年在外並不攜家人墨衰視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鄭鄤朕正欲詰之闕

昌曰臣以綱常名教所關不容不辨道周實清介人望所歸乞罷臣放還歸田里上溫慰之且斥道周邪說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與嗣昌爭論於上前非體也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對君有體狂詈何也道周曰臣疏中惟豭狗梟獍兩語不無過激然遭遇聖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難也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國家之禮義廉恥假以臣爲一人之私緘默取富貴可矣上曰爾借題汙詆大臣別有所爲耳道周曰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則無

不可言者臣受論思之職與嗣昌比肩當言而言不得云詆毀大臣讀書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君親告妻子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作墓畚揷皆臣自操故奪情之事所不忍見上曰爾如是云不如鄭鄤何也道周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鄤自絕人倫許曦小臣猶知公論爾曾曦之不如道周曰宋人惡李定不持母服擬賜孝子徐積粟帛以諷之臣奉彈嗣昌則非救鄤矣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徒以言僞而辨行堅而僻記醜而

博順非而澤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此者道周曰少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爾操守雖屢進屢退終欲用爾不圖偏矯恣肆乃至於此念以講官姑寬爾因令之去道周猶不起有所陳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經也臣拜命權也惟上優容之已出上止諸臣諭之曰今者內寇外邊天妖地震朕不能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宣德化芟禍亂所賴諸臣匡朕不逮而乃黨同伐異沮撓朝廷用人之權是外寇易治內寇難除也今有仍前輈者立寘重典明日謫江西布政司都事道周既謫而名愈重天下稱

直諫者必曰黃石齋十三年福建巡撫解學龍薦閩中人才以道周爲冠上大怒緹騎逮學龍及道周詣北寺對簿是日黃霧四塞日昏無光各杖八十下詔獄入白雲庫獄卒曰此周順昌周宗建畢命所也視北鎭撫司事滕肖玉給藉草餽槖饘作重生生詩監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陛下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斥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陛下欲

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戶部主事葉廷秀亦疏救倶
下獄廷杖初上命天下共表孝經并小學頒行道周於庫
中作聖世頌孝經頌頌曰粤稽天德厥貫恒性於皇師天
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惟天德餘姚
孫嘉績亦繫白雲從受易道周刑部尚書劉澤深擬瘴戍
再奏不允澤深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
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
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
之失而有建言蒙僇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

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既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戍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詔獄積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重生詩學龍廷秀仲吉亦戍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諸生迎至大滌析鶡鹿疑義示三易指歸詩禮樂春秋及樂律論儒派八月荷殳入楚未至上議起廢錮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前少詹事臣道周愚戇

之咎實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孑劲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德璟旋入閣八月日講上與輔臣從容語及張溥張采之爲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負重名周延儒進曰張溥黃道周皆有偏惟是讀書博通所以人人惜之上默然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還渠極感聖恩但子方千歲得免其永戍量移內地皆出憐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璟又言道周在獄時寫有孝經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頌聖德黃景昉陳演吳甡合言道周事親孝且清苦極不可及延儒言即其讀書亦尚可用上未答惟微笑而已明

日手勅曩諸先生面奏永戍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
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執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
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密議來奏輔臣上言道周向
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閱
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
德恭睹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
承萬一因思及道周博雅遂據臆陳伏蒙皇上憐其貧苦
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眞造化生成
之恩天地覆載之量道周原職詹事府詹事今既蒙恩赦

用似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又非
止從道周起見也上報可命部擬旨輔臣復上言皇上此
舉衆美俱備從此知學行之足貴信廉吏之可爲所裨於
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細是日詔復道周少詹事都下臣
民中外相慶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請假歸里
以學龍廷秀等尚在戍所席藁請命亦得釋道周既歸漳
浦墓田不出明年甲申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起吏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馬士英當國道周入朝無所
爲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龍江灣夢高皇帝呼曰

鄭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時左都御史劉宗周去國道周祀陵留連紹興閏月二謁宗周固卻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倘徉山水之日道周聞之即行南都潰馬士英東奔錢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詈之士英落雞走及浙省降宗周與門人前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等謀起兵求道周計事不獲悔曰石齋夙有淵慮吾初不宜拒之太深唐王在位訪故臣於張家玉薦道周王拱手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道周來自湘拜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位首輔鄭芝龍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爭之芝龍

不肯出兵道周憤時事不可爲而衛森絕之知乃自請視
師終略江西芝龍不與一卒道周親書告身獎語號召得
百餘人徑進出杉關衆至萬人田夫樹鋤從之曰扁擔兵
開府廣信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王命家玉出屯金谿
以爲之援道周遺家玉書曰道周之年不能致遠爲皇上
爲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爲皇上爲牛或者左右拾遺因
事靖獻道周其皇上屬纂乎時魯王上書福州稱皇叔父
不稱陛下唐王怒殺其使者陳謙遂積隙道周移書浙東
大臣張國維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謂東遷以還藉力晉鄭

葵丘而後推德桓文上愛殿下爲[illegible]所生勿以降階之間爲傅違所笑其冬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令故門士以書紿約內應抵明堂里猝遇

大淸將張天祿被執天祿史可法故將一云道周武闈所錄士致書言北軍欲附須單騎撫之公方巾儒服行從者職方福州趙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潔中書平和賴繼堂龍谿蔡春溶順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宵見張燈爲魚龍百戲[illegible]營帳念民爲之泣下望南京置酒上門故尙膳監中先後絕粒十餘日作自輓詩書後曰丙戌就俘以來義在必死未了諸緣無所復憶所憶者爲春

秋表正詩略正一一書未就及未登嵩室陟華嶽之顛耳表正為少時舊書暨婺源明堂想已燬於兵火無復能讀之者嘗讀陳無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略正必須吾自草無復能傳其意者如嵩華一一嶽先年欲以黃冠丐此了願嘗遺戍辰州乞多千里移去瀘關為林讓菴銓部所尼垂老得此坐華巔卧玉屋執筆以事詩春秋雖禮北斗受玉虯不為過矣生平所歷黃山白岳匡廬九華浮丘龍首宵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徑山西陵委宛天台雁宕羅浮懷玉一十八翁要當一一謝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

風雷楮墨載其精神亦使衆山闢之謂我不壽也又云武
夷○姥槃於維桑大滌焦桐爲吾講舍寤寐相纏末之辭
焉三月十五日畢命韓四維子偕某歛而瘞之凡八句中
賦詩三百十一章自名石齋逸詩曰石齋死後世當傳之
以當遺事年六十一贈文明伯立廟福州及漳浦所著有
三易洞璣易象正緇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綱局進呈
諸書行業詠業焚草解遯環解齊璟榕壇問業逆流草駢
枝集浙閩策問洪範月令明義孝經大傳鄴書大滌函書
逸詩行世夫人蔡名玉卿能倣道周書嘗集兵萬人號夫

人軍已而鑲王之解子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論曰莊烈自信王繼統無腹心股肱之助不動聲色而除魏忠賢天下欣然以爲明王復出涖臨御十七載憂勤宵旰終用身殉後之論者不欲以亡國之咎訾之然剛而自賢莫肯虛下屢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劉宗周之進退亦可見矣其失天下不可謂已無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代之士道周說經議事與匡衡劉向相類而直節則李膺范滂之流雖才不及濟亂要亦三百年之元氣所留也嗚

邵武徐氏刊

呼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違諫使君臣俱覆以宗社爲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

蔣德璟

蔣德璟字八公泉州晉江人進士崇禎中官詹事侍讀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四年晉尚書與黃景昉吳甡同爲東閣大學士入直德璟明習國典曉練世務立朝持正和而近情上甚嚮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且不測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事微解上顏改霽宗周削籍歸又借周延儒因日講進言赦前少詹事黃道周復

其官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三輔震恐上罪已求直言科臣光時亨疏陳練餉之害德璟票本謂曩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請議以致民窮禍結危及社稷上大不懌召問聚斂小人誰也對即前戶部尚書李待問乃極言抽練無實空增七百三十萬之餉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辭去國舟及滄津京師陷時論深惜德璟福王時德璟不起唐王在位廳召入直位次黃道周下嘗自請行關相機督戰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罷職歸泉州

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愨書行世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直隸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中官福建按察使晉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唐王在鳳陽高牆振飛入見奇其神宇器識深相結好奉私錢周之由是知府張以謹以下覘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洶洶鎮將劉澤清高傑欲寄家屬於江南左都御史劉宗周劾之并及振飛巳廉知振飛公清尋悔曰參兩鎮過責淮撫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敗振飛東走及其鄉諸生韓雄都等聚

兵大湖不降唐王思舊恩使吳江諸生持勅書訪之勅曰麥飯豆粥念久欲報既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入直振飛持論有執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期昇爲總督彭遇颸僉都御史振飛及曾櫻封還內降上意未釋曰方今多事必借資格豈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飛執言臣等無私隙遇颸降賊乞憐馬士英爲浙撫搜括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朱盛濃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置官奪女百姓不容故爾逃來若大用此二人無乃傷新政乎卒從其議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馬奔振飛追扈不及殂邵武山寺

曾櫻

曾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知
常州府時有詔逮高攀龍攀龍自裁緹騎欲載屍察驗并
逮其子回奏無錫知縣吳太朴依阿其間櫻力持不可乃
免與李應昇爲同年生借官帑以給官旂之逮應昇者時
常民集者數千人欲擊官旂櫻再三曉諭而散崇禎十六
年爲登萊防撫
大清兵破萊陽棲霞寧海諸州縣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櫻禦之
乃退嘗爲副使分巡興泉道唐王時拜大學士入直櫻忠

欵懇至言語委密處孤主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無疑忤

上親臣腹心依之鄭芝龍不肯出兵駕往來延建櫻以爲此非遲久策失海內望請速幸贛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不決而敗櫻至厦門依朱成功辛卯春

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厦門成功還救不及櫻自縊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禮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同忠孝伯朱成功大守永定關崗兵張安上華俱聽節制前軍方入建昌境饟

巳告屢後軍聞警輒歸冠見令不行十二疏乞罷不許後勅揭重熙佐冠共事冠無心任職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勒令歸九月晦汀州破

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泰寧之分水村村人江亭龍新執贄縛冠以獻大帥李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成棟載至汀州飲食與俱已而成棟入粤東使鎮將李發衛之十一月廿一日對局奕罷發閱文書曰公必不順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

早畢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
贖復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見先人地下初就執日嘆曰
負國重愆永慙地下以足三頓地夜半風雨大作頓足處
崩陷數十丈其首函寄汀獄或無故動搖數見夢於獄夜
嘗有光囚寃濫者祈卜皆奇驗家人傅國楨等負其骸初
墓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周之藩相望閱三年冠子號哭
請合身首歸葬舊衣二一棄故汀墓旁經年色如新行道指
曰相公衣

東南紀事卷三